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其內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籍貫周嘉謨

張問達

陸夢龍傳

汪應蛟

王

紀 楊東明

孫

鍾羽正

陳道亨

子弘緒

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

韶州知府萬曆十年遷四川副使分巡瀘州窮治大猾

楊騰霄置之死建武所兵燔總兵官沈思學解單車諭

定之尋撫白草番督兵邛州灌縣皆有方畧居五年進按察使移疾歸久之起故官權稅中官邱乘雲播虐逮繫相屬嘉謨檄所司拒絕而撈殺奸民助虐者乘雲爲戢就遷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據蠻灣嘉謨討禽之立其弟安靖而還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黔國公沐昌祚侵民田八千餘頃嘉謨劾治之復劾其孫啓元罪狀久之改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滿考加右都御史廣西土酋引交阯兵內犯官軍拒退之嘉謨爲增兵置戍南海三水高要四會高明諸邑大水壞圩岸留贖緩築之遷南京戶部

尚書尋召拜工部尚書孝定后喪內廷宣索不貲嘉謨言喪禮有中制不當信左右言妄耗國帑不納俄改吏部尚書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卽位鄭貴妃據乾清宮且邀封皇太后嘉謨從言官楊漣左光斗等言以大義責貴妃從子養性示以利害貴妃乃移慈寧宮封后事亦寢外廷皆言貴妃進侍姬八人致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謨因召見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之令皇長子諭外廷傳聞不可信諸臣乃退二十九日帝疾大漸嘉謨偕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受顧命其夕帝崩質明九月乙亥朔光宗遺詔皇長子嗣位

而李選侍專制宮中勢頗張廷臣慮不測既入臨請見皇長子呼萬歲奉至文華殿受朝送居慈慶宮嘉謨奏言殿下之身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大小殮朝暮臨須臣等至乃發皇長子領之諸大臣定議皇長子以九月六日卽位選侍居乾清自如且欲挾皇長子同居嘉謨亟草疏率廷臣請移宮光斗漣繼之五日選侍始移噦鸞宮時大故頻仍國勢杌隉首輔從哲首鼠兩端一燂爨又新秉政嘉謨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爲重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嘉謨秉銓惟才是任光熹相繼踐祚嘉謨大起廢籍者

碩滿朝向稱三黨之魁及朋奸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朝爲清已極陳吏治敝壞請責成撫按監司上官注考率用四六儷語多失實嘉謨請以六事定官評一曰守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五曰年六曰貌各注其實毋飾虛詞帝稱善行之天啓元年御史賈繼春得罪其同官張慎言高弘圖疏救帝欲並罪之嘉謨等力爲解乃奪慎言弘圖俸而止朱欽相倪思輝被謫嘉謨亦申救給事中霍維華希魏忠賢指劾王安置之死嘉謨惡之出維華於外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燂屬爲安報讐且以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爲嘉謨罪嘉謨求

退忠賢矯旨許之大學士葉向高等請留嘉謨竣大計事不聽明年廣寧陷嘉謨憂憤馳疏劾兵部尚書張鶴鳴主戰悞國罪五年秋忠賢黨周維持復劾嘉謨曲庇王安遂削籍崇禎元年薦起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贈少保之嘉謨等代為請也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萬曆十年進士歷知高平濰二縣有惠政徵授刑科給事中寧夏用兵請盡蠲全陝逋賦從之父喪除起故官歷工科左給事中帝方營建兩宮中官利乾沒復興他役問達力請停止不納俄陳礦稅之害言闖尹一朝銜命輒敢糾彈郡守甚且糾撫

按重臣而孫朝所攜程守訓陳保輩至箠殺命吏毀室廬掘墳墓不一按問若萬方怨恫何典試山東疏陳道中饑饉流離狀請亟罷天下礦稅皆不報已巡視廠庫故事令商人辦內府器物僉名以進謂之僉商而諸高貴者率賄近幸求免帝輒許之問達兩疏爭執又極論守訓罪並寢不行進禮科都給事中劾晉江李贄邪說惑衆逮死獄中贄事具耿定向傳三十年十月星變復請盡罷礦稅時比年日食皆在四月問達以純陽之月其變尤大先後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尋遷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所部水災數請蠲貸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 四
帝方營三殿採木楚中計費四百二十萬有奇問達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召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四十三年五月讞問張差梃擊事問達從員外郎陸夢龍言令十三司會訊詞連鄭貴妃宮監龐保劉成中外籍籍疑貴妃弟國泰爲之問達等奏上差獄帝見保成名留疏不下尋召方從哲吳道南及問達等於慈寧宮命並磔二人甫還宮帝意復變乃先戮差令九卿三法司會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供原姓名曰鄭進劉登雲而不承罪方鞫時東宮傳諭曰張差情實風癲誤入宮門擊傷內侍罪不赦後招保成係內官欲謀

害本宮彼何益當以讐証從輕擬罪問達等以鞫審未盡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訊何由得情二囚偏詞何足爲據差雖死所供詞故在其同謀馬三道等亦皆有詞在案孰得而滅之况慈寧召對面諭並決煌煌天語通國共聞若不付之外庭會官嚴鞫安肯輸情既不輸情安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輒令擬罪者且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銜轡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辨不與天下共棄之也帝以二囚涉鄭氏付外庭議益滋乃潛斃之於內言皆以

創重身死而馬三道等五人命予輕比坐流配其事遂止是年解都察院事久之遷戶部尚書督倉場尋兼署刑部拜左都御史光宗疾大漸同受顧命天啓元年冬代周嘉謨爲吏部尚書連掌內外大計悉叶公論當是時萬曆中建言註誤獲譴諸臣棄林下久死者已過半問達等定議以廷杖繫獄遣戍者爲一等贈官廕子貶竄削籍者爲一等但贈官獲恤者七十五人會孫慎行鄒元標追論紅丸力攻方從哲詔廷臣集議與議者百十餘人問達旣集衆議乃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上疏曰按慎行奏首罪李可灼進紅丸可灼先見從哲臣等

初未知及奉召進乾清宮候於丹墀從哲與臣等共言李可灼進藥俱慎重未決俄宣臣等至宮內跪御前先帝自言朕躬虛弱語及壽宮並諭輔陛下爲堯舜因問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聖躬安舒就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武諸臣所共見者是時羣情倉惶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從哲無是心卽慎行疏中亦已相諒若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未能止臣與衆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則失之太輕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

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昇妄投涼藥
罪亦當誅請並下法司與可灼並按從哲則應如其自
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
臣等所敢議也至選侍欲垂簾聽政羣臣初入臨闈者
阻不容入羣臣排闥而進哭臨畢奉聖躬至文華殿行
朝謁嵩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宮因議新主登極選侍不
當復居乾清九卿卽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始具揭
奏請選侍遂卽日移宮然輿論猶憾從哲之奏不毅然
爲百僚倡倘非諸臣共挾大義連章急趨則乾清何地
猶然混居令得假竊魁柄將如陛下登極還宮何疏入

帝謂從哲心跡自明不當輕議止逮可灼下吏文昇已
安置南京弗問問達歷更大任挺擊紅丸移宮三大案
並經其手持議平允不激不隨先以秩滿加太子太保
至是乞休疏十三上詔加少保乘傳歸五年魏忠賢擅
國御史周維持劾問達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遂削奪
御史牟志夔復誣問達賊私請下吏按問命捐貲十萬
助軍興頃之間達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半問達家
遂破崇禎初贈太保予一子官維持志夔咸名挂逆案
陸夢龍字君啓會稽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進員外郎張差獄起引凡向宮殿射箭放彈投磚石

明史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 七
等律當以斬獄具提牢主事王之案奏差口詞甚悉乞
敕會問大理丞王士昌亦上疏趣之時夢龍以典試廣
東杜門主事邢臺傅梅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儲皇
吾雖恤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共事乎夢龍曰張公
遇我厚遽上疏若張公何當力爭之耳乃偕見問達時
郎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問達具疏請旨以疏入必
留中其事可遂寢夢龍得其情止勿復請衆曰提馬三
爺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堂堂法司不能捕一
編氓須天子詔耶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爲然明日
會訊士相永嘉會禎夢龍梅之案及鄒紹先凡七人惟

之案梅與夢龍合將訊衆咸囁嚅夢龍呼刑具三無應
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風癩狀夢
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言我薊
州人非有導者安得入問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
公劉公且曰參我三年矣予我金銀壺各一夢龍曰何
爲曰打小爺於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遂罷
訊夢龍必欲得內豎名越數日問達再令十三司會審
差供逆謀及龐保劉成名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躊躇不
敢下郎中馬德澧趣之永嘉復以爲難夢龍拂然曰陸
員外不肯匿誰敢匿獄乃具給事中何士晉遂疏詆鄭

國泰帝於是斃保成於內而棄差市梅慮其潛易躬請
監刑當是時自夢龍之案梅德澧外鮮不爲鄭氏地者
已而之案德澧悉被罪梅以京察罷官夢龍賴問達力
獲免由郎中歷副使天啓四年貴州賊未靖總督蔡復
一薦夢龍知兵改右參政監軍討賊安邦彥犯普定夢
龍偕總兵黃鉞以三千人禦之曉行大霧中直前薄賊
賊大敗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夜遣中軍吳家相進
搗賊巢搗苗鼓聲振山谷苗大奔潰焚其巢而還尋改
湖廣監軍遷廣東按察使上官建忠賢祠列夢龍名亟
遣使剷去之崇禎元年大計忠賢黨猶用事鐫二級調

任三年起副使以故官分巡東兗道盜起曹濮間討斬
其魁餘衆悉降遷右參政守固原夢龍慷慨好談兵以
廓清羣盜自負七年夏賊來犯擊却之閏八月賊陷隆
德殺知縣費彥芳遂圍靜海州夢龍率遊擊賀奇勲都
司石崇德禦之抵老虎溝賊初不滿千已而大至夢龍
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
二將抱夢龍泣夢龍揮之曰何作此婦孺態大呼奮擊
手馘數人與二將俱戰死事聞贈太僕卿而傅梅崇禎
中歷台州知府解職歸十五年冬捐金佐知府吉孔嘉
守城城破殉難贈太常少卿

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於政府多所譏切累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陳礦使王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應蛟天津及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畧朝鮮卽擢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軍聲甚振稅使王朝死帝將遣代應蛟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蝗振恤甚力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稅會奸人柳勝秋等妄言括畿輔稅可得銀十有三萬應蛟三疏力爭然僅得

減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礦稅俄中止應蛟復力爭不納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爲汙萊詢之土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賺得水則潤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略

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澹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卽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後卒不能行召爲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進兵部左侍郎以養親不出親沒竟不召光宗立起南京戶部尚書天啓元年改北部東

西方用兵驟加賦數百萬應蛟在道馳疏言漢高帝稱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餽餉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興漢滅楚如運諸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勢不得緩催科然弗愛養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財殫氓窮變亂必起安得不預爲計因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事請置崔文昇李可灼於法而斥方從哲爲編氓應蛟爲人亮直有守視國如家謹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踰制應蛟持不予遂見忤會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十一
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陞辭疏陳聖學引宋儒語以宦官宮妾爲戒久之卒於家應蛟學主誠敬其出處辭受一軌於義里居謝絕塵事常衣緇皂

王紀字惟理芮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池州推官入爲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秉禮持正時望蔚然二十九年帝將册立東宮數遷延不決紀抗疏極論其冬禮成擢光祿少卿引疾去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連歲水旱紀設法救荒甚備稅監張鬯請征恩詔已蠲諸稅紀兩疏力爭鬯竟取中旨行之紀劾鬯抗違詔書沮格成命皆不報居四年部內大

治遷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歲大凶振救如畿輔光宗立召拜戶部尚書督倉場天啓二年代黃克纘爲刑部尚書時方會議紅丸事紀偕侍郎楊東明署議言方從哲知有貴妃不知有君父李可灼進藥駕崩反慰以恩諭賚之銀幣國典安在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崔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議出羣情甚竦主事徐大化者素無賴日走魏忠賢門構陷善類又顯劾給事中周朝瑞惠世揚紀憤甚劾大化溺職狀因言大化誠爲朝廷擊賊則大臣中有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

者何不登彈文而與正人日尋水火其言大臣指大學士沈灌也大化由此罷去而灌及忠賢深憾之御史楊維垣與大化有連且素附灌遂助灌詆紀言紀所劾大臣無主名請令指實紀遂直攻灌言灌與京生不同時而事實相類其結納魏忠賢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也要盟死友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同也逐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同也斥逐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與貶謫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於賄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

京迷國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聞之怒爲灌泣懇帝前帝謂紀煩言加譙責焉初李維翰熊廷弼王化貞下吏紀皆置之重辟而與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化貞爰書微露兩人有可矜狀而言不測特恩非法官所敢輕議有千總杜茂者齎登萊巡撫陶朗先千金行募兵金盡而兵未募不敢歸返薊州僧舍爲邏者所獲詞連佟卜年卜年遼陽人舉進士歷知南皮河間遷夔州同知未行經畧廷弼薦爲登萊監軍僉事邏者榜掠茂言嘗客於卜年河間署中三月與言謀叛因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行邊尚書張鶴鳴以聞鶴鳴故與廷弼有隙欲藉

下年以其甚其罪朝士皆知下年寃莫敢言及鎮撫既成獄移刑部紀疑之以問諸曹郎員外郎顧大章曰茂旣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垂斃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下年雖非間諜然實終養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邏者又獲奸細劉一燾忠賢疑劉一燾昆弟欲立誅一燾與下年因一燾以株連一燾紀皆執不可漼遂劾紀護廷弼緩下年等獄爲二大罪帝責紀陳狀遂斥爲民以待郎楊東明署部事坐下年流二千里獄三上三却給事中成明樞張鵬雲沈惟炳下年同年生也爲發憤摭他事連劾東明下年獲長繫瘐死而

東明遂引疾去紀旣斥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彥史繼偕論救皆不聽後闖黨羅織善類紀先卒乃免崇禎元年復官贈少保廕一子諡莊毅楊東明字啓修虞城人官給事中請定國本出閣豫教早朝勤政酌宋應昌李如松功罪之平上河南饑民圖薦寺丞鍾化民往振掌吏科協孫丕揚主大計後以劾沈思孝思孝與相詆貶三官爲陝西布政司照磨里居二十六年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天啓中累遷刑部右侍郎旣歸遂卒崇禎初贈刑部尚書人皆謂其心與少西

孫瑋字純玉渭南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

事中劾中官魏朝及東廠辦事官鄭如金罪如金坐不
詔獄二人皆馮保心腹也初張居正以刑部侍郎同安
洪朝選輕遼王罪銜之後勞堪巡撫福建希居正意諷
同安知縣金枝捃摭朝選事堪飛章奏之命未下捕置
之獄絕其飯食三日死禁勿殮屍腐獄中堪尋召爲左
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子都察院檢校競訴
冤闕下堪復飛書抵馮保削競籍廷杖遣歸至是瑋白
發其事並及堪諸貪虐狀堪免官未幾朝選妻訴冤邱
橈亦爲訟競復援胡櫝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
戍當是時廠衛承馮保餘威濫受民訟撫按訪察奸猾

多累無辜有司斷獄往往罪外加罰帝好用立枷重三
百餘斤犯者立死瑋皆極陳其害詔立枷如故餘從瑋
言以母病不候命擅歸坐謫桃源主簿久之歷遷太常
卿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朝鮮用兵置軍天
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先任巡撫汪應蛟役軍大治
水田以所入充餉瑋踵行之田益墾遂免加派歲比不
登旱蝗大水相繼瑋多方振救帝亦時出內帑佐之所
條荒政率報允畿輔礦使倍他省礦已竭而搜鑿不已
至歲責民賠納瑋累疏陳其害且列天津稅使馬堂六
大罪皆不省就進兵部侍郎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進

戶部尚書督倉場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已又兼署兵部瑋言陛下以纍纍三印悉畀之臣豈真國無人耶臣所知大僚則有呂坤劉元震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標孟一脈趙南星姜士昌劉九經臺諫則有王德完馮從吾輩皆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苟更閱數年陛下卽欲用之不可得矣弗聽都御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瑋素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弼相訐瑋議廷弼解職候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輩

遂連章攻瑋瑋累疏乞休帝皆慰留無何吏部以年例出兩御史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益力疏十餘上明年七月稽首文華門出郭候命至十月始予告歸天啟改元起南京吏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囚繫衆獄舍至不能容瑋請近畿者就州縣分繫內使王文進殺人下司禮議罪其餘黨付法司瑋言一獄不可分兩地請并文進下吏不聽其冬以吏部尚書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辭不允明年秋疾篤上疏曰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

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登用善類舊輔臣劉英
燦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
正等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
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竝老成蹇諤跽伏草野良
可歎惜倘蒙簡擢必能昭德塞違爲陛下收拾人心尤
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
以攬大權臣遘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屍諫
遂卒贈太子太保魏忠賢用事陝西巡撫喬應甲劾瑋
素黨李三才趙南星不當叨旨恩恤詔追誥命奪其廢
崇禎初復之後諡莊毅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除滑縣知縣甫
弱冠多惠政徵授禮科給事中疏言朝講不宜輟張鯨
不宜赦不報遷工科左給事中出視宣府邊務哈刺慎
老把都諸部挾增市賞二十七萬有奇羽正建議裁之
與參政王象乾讐以利害莫敢動兵部左侍郎許守謙
先撫宣府以賄聞羽正劾去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充實
等而悉置諸侵盜軍資者於理還爲吏科都給事中劾
禮部侍郎韓世能薊遼總督蹇達大理少卿楊四知洪
聲遠不職四知聲遠坐貶謫時當朝覲請禁餽遺言臣
罪莫大于貪然使內臣貪而外臣不應外臣貪而內臣

不援則尚相顧畏莫敢肆今內以外爲府藏外以內爲窟穴交通賂遺比周爲奸欲仕路清世運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閣部大臣公事議於朝房毋私邸接賓客吏部推孟一脈應天府丞蔡時鼎江西提學副以呂興周馬猶龍帝惡一脈時鼎嘗建言皆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脈時鼎中外謂建白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復進無階銷忠直之氣結諫諍之舌非國家福疏入忤旨奪俸有差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獻可等請皇長子出閣豫教帝怒謫獻可官羽正以已實主議請與同謫竟斥爲民杜門讀書士大

夫往來其地率辭不見林居幾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未至進本寺卿天啟二年吏部將用爲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可以是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爲副甫入署卽言方從哲進藥議諡封后移宮無謀鮮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使爲法受過沈淮結內援招權賄宜遣決其去羣小多不悅熊廷弼王化貞之獄衆議紛呶羽正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由是二人皆坐大辟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 九
正言書院之設實爲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劾乞
休頃之代從吾爲左副都御史俄改戶部右侍郎督倉
場明年春拜工部尚書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是夏
六月羣奄千餘人請預給蠶擁入署碎公座毆掾吏肆
罵而去蓋忌羽正者嗾奄使發難也羽正疏聞因求罷
詔司禮太監杖謫羣奄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
堅因言今帑藏殫虛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
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風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
獨內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臣奉職
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踰年逆黨霍維華追理

三案言羽正委身門戶遂削奪崇禎初復官久之卒贈
太子太保
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歷南京吏部郎中同里鄧以讚衷貞吉亦官南都人號
江右三清遭母喪家燬于火僦屋以居窮冬無幃妻御
葛裳與子拾遺薪爇以禦寒或有贈遺拒弗受由湖廣
參政遷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轉福建爲左所至不私
一錢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
總督河道天啟二年妖賊徐鴻儒作亂道亨守濟寧扼
諸要害以衛漕舟事平增俸賜銀幣尋拜南京兵部尚

書參贊機務楊漣等羣擊魏忠賢被譙責道亨憤偕九卿上言高皇帝定令內臣止供掃除不得典兵預政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授之恣所欲爲舉朝忠諫皆不納何重視宦豎輕天下士大夫至此疏入不納道亨遂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踰年卒道亨貞亮有守自參政至尚書不以家累自隨一蒼頭執爨而已崇禎初贈太子少保謚清襄子弘緒字士業爲晉州知州以文名贊曰光熹之際朝廷多故又承神宗頽廢之餘政體怠弛六曹罔修厥職周嘉謨張問達諸人懇懇奉公詩所稱不懈于位者蓋庶幾焉汪應蛟持國計謹出納水田之議鑿鑿可見施行孫瑋請登用善類鍾羽正請禁餽遺躋哉救時之良規也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學士兼管吏部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陳邦瞻
 蕭近高
 程介紹
 洪文衡
 董應舉
 朱吾弼
 陳邦瞻
 德遠
 高安人
 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

明史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學士兼管吏部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陳邦瞻

畢懋康 兄懋良

蕭近高

白瑜

程介紹

翟鳳翀 郭尚賓

洪文衡 何喬遠

陳伯友 李成名

董應舉

林材

朱吾弼 林秉漢

張光前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

理寺評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浙江參政進福建按察使遷右布政使改補河南分理彰德諸府開水田千頃建滏陽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上林土官黃德勛弟德隆及子祚允叛德勛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納之襲破上林殺德勛掠妻子金帛守臣問狀詭言德勛病亡乞以祚允繼邦瞻請討於朝會光宗嗣位卽擢邦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遂移師討禽之海寇林莘老嘯聚萬餘人侵掠海濱邦瞻扼之不得逞澳夷築室青州奸民與通時侵內地邦瞻燔其巢召拜工

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進左天啓二年五月疏陳四事
中言客氏旣出復入乃陛下過舉輔臣不封還內降引
義固爭致罪謫言者再蹈拒諫之失其何解於人言疏
入忤旨譙讓尋兼戶工二部侍郎專理軍需明年卒官
詔贈尚書邦瞻好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
畢懋康字孟侯歙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以中書舍人
授御史言內閣不當專用詞臣邊臣失律者宜重按部
郎田大年賀盛瑞中書舍人丁元薦以忤權要廢當雪
疏留中視鹽長蘆畿輔多河渠湮廢不治懋康言保定
清河其源發於滿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則湯家口爲上

閘又十里則清楊爲下閘順流東下直抵天津旁近易安諸州新安雄完唐慶都諸縣竝通舟楫仰其利二閘創自永樂初日久頽圯急宜修復歲漕臨德二倉二十萬石餉保定易州紫荊諸軍足使士卒宿飽往者密雲昌平故不通漕萬曆初總督劉應節楊兆疏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漕粟以餉二鎮二鎮之軍賴之此可做而行也詔從之巡按陝西疏陳邊政十事劾罷副總兵王學書等七人請建宗學如郡縣學制報可改按山東擢順天府丞以憂去天啓四年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懋康雅負器局敷歷中外與族兄懋良竝有清譽稱二畢

懋良字師臯先懋康舉進士由萬載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歷副使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振饑民減加派撫降海寇以善績稱懋康爲巡撫之歲懋良亦自順天府尹擢戶部右侍郎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爲趙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遠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賢爲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住兄弟相繼去國士論更以爲榮崇禎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尋罷而懋良亦起兵部左侍郎會京師戒嚴尚書張鳳翔以下皆獲罪懋良得原致仕去懋康再起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糧儲旋引疾歸兄弟皆

卒於家

賦南京

賦南京

賦南京

賦南京

賦南京

賦南京

蕭近高字抑之廬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甫拜官卽上疏言罷礦稅釋繫囚起廢棄三事明詔已頒不可中止帝怒奪俸一年頃之論江西稅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報旣而停礦分稅之詔下相失利擅移駐景德鎮請專理密務帝卽可之近高復力爭後江西撫按竝劾相相以爲近高主之疏詆甚力近高疏辨復劾相疏雖不行相不久自引去屢遷刑科都給事中知縣滿朝薦諸生王大義等皆忤中使繫獄三年近高請釋之不報遼東稅使高淮激民變近高

劾其罪請撤還帝不納又以淮誣奏逮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近高復論救會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徵還而邦才等繫如故無何極陳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未幾又言王錫爵密揭行私宜止勿召朱賡被彈六十餘疏不當更留皆不報故事六科都給事中內外遞轉人情輕外率規避近高自請外補吏部侍郎楊時喬請亟許以成其美乃用爲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以病歸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聞泰昌元年召爲太僕卿廷議紅丸之案近高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方從哲當勒還故里張差謀逆有據不可蔽以瘋癲歷工部

左右侍郎天啓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黃尊素因言近高
暨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饒伸太僕少卿劉弘謨劉宗周
竝辭榮養志清風襲人亟宜褒崇風勵有位詔許召還
五年冬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力辭不允時魏忠賢
勢張諸正人屏斥已盡近高不欲出遷延久之給事中
薛國觀劾其玩命遂落職崇禎初乃復卒於家
白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兵科給事中帝旣冊立東宮上太后徽號瑜請推廣孝
慈以敦儉持廉惜人才省冤獄四事進皆引祖訓及先
朝事以規時政辭甚切三十年京師旱陝西河南黃河

竭禮官請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實政今逐臣久錮繫臣
久羈一蒙矜釋即可感格天心末言礦稅之害皆不報
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帝於射場營乾德臺瑜抗疏力諫
又再疏請斥中官王朝陳永壽帝不能無憾會瑜論治
河當專任遂責其勦拾陳言謫廣西布政使照磨以疾
歸光宗立起光祿少卿三遷太常卿給事中倪思輝朱
欽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謫瑜抗疏論救天啓二年
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鄭貴妃兄子養性奉
詔還籍逗遛不去其家奴張應登訐其通塞外永寧伯
王天瑞者顯皇后弟也以后故銜鄭氏遂偕其弟錦衣

天麟交章劾養性不軌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卿陳于廷等讞上其獄請抵奴誣告罪勒養性居遠方制可明年進左侍郎卒官贈尚書

程紹字公業德州人祖瑤江西右布政使紹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汝寧推官徵授戶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五人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帝遣使採礦河南紹兩疏言宜罷皆不報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會大計京官御史許聞造許戶部侍郎張養蒙等語侵吏部侍郎裴應章紹言聞造挾吏部以避計典且附會閣臣

張位聞造乃貶邊方主事趙世德考察貶官廷議征楊應龍兵部舉世德知兵紹駁止之又劾文選郎楊守峻守峻自引去饒州通判沈榜貶官夤緣稅監潘相得留紹極言非法山西稅使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已奏調之僻地紹又爭之帝怒斥為民以沈一貫救詔鑄一秩出之外給事中李應策御史李炳等爭之帝益怒并薰斥為民而奪應策等俸紹家居二十年光宗即位起太常少卿天啓四年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宗室居儀封者為盜窟紹列上其狀廢徙高牆臨漳民耕地漳濱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既

明史卷三百四十二 列傳六
壽永昌以獻紹紹聞之於朝畧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出適在臣疆旣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璽故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前史美之陛下尊賢愛士野無留良尚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其他詞林臺諫一錮不起者竝皇國禎祥盛朝珍寶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瑞臣竊羞之願陛下惟賢是寶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登進彼區區秦璽之

真僞又安足計哉魏忠賢方斥逐耆碩見之不悅後忠賢勢益張紹遂引疾歸崇禎六年薦起工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年老四疏乞休去卒贈本部尚書

翟鳳翀字凌元益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吳橋任邱有治聲徵授御史疏薦鍾羽正趙南星鄒元標等因言宋季邪諂之徒終日請禁僞學信口詆譏近年號講學者不幸類此出按遼東宰賽煖免二十四營環開原而居歲爲邊患宰賽尤桀驁數敗官軍殺守將因挾邊吏增賞慶雲參將陳洪範所統止羸卒二千又恇怯不任戰鳳翀奏請益兵易置健將開原始有備又請所

在建常平倉括贖緩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議命推行於諸邊故遼陽參將吳希漢失律聽勘以內援二十年不決且謀復官鳳翀一訊成獄置之大辟邊人快之帝因挺擊之變召見廷臣於慈寧宮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無所言御史劉光復方發口遽得罪鳳翀上言陛下召對廷臣天威開霽千載一時輔臣宜舉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長孫講學福府莊田鹺引大僚空虛考選沉閣以及中旨頻降邊警時聞水旱盜賊之相仍流移饑殍之載道一一縷奏於前乃緘默不言致光復以失儀獲罪光復一日未釋輔臣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責山

東大饑以鳳翀疏遣御史過庭訓齋十六萬金振之中官呂貴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織造冉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下兵馬指揮歐相之吏邢洪辱御史凌漢翀於朝給事中郭尚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漢翀爲廢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鳳翀抗疏極論貴登洪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闈無路宦寺浸用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帝大怒謫山西按察使經歷而是時尚賓亦上疏極言比來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使大臣不肯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尚可爲哉乞

陛下明詔閣臣封還內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忤旨謫江西布政使檢校閣臣及言官論救皆不納帝於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鳳翀既謫三遷天啓初爲南京光祿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魏忠賢黨御史卓邁汪若極連章論之遂削籍崇禎二年起兵部右侍郎尋出撫天津以疾歸卒贈兵部尚書尚賓字朝諤南海人鳳翀同年進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給事中遇事輒諫諍尤憤中官之橫嘗因事論稅使李鳳高竊潘相頗稱敢言已竟謫官光宗時乃復起累官刑部右侍

郎亦以不附忠賢削籍崇禎初爲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帝將封皇長子爲王偕同官賈巖合疏爭尋改禮部與郎中何喬遠善喬遠坐誑誤被謫文衡已遷考功主事竟引病歸起補南京工部歷郎中力按舊章杜中貴橫索節冗費爲多官工部九年進光祿少卿改太常督四夷館中外競請起廢帝率報寢久之乃特起顧憲成憲成已辭疾忌者猶憚其進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衡慮帝惑兆魁言抗章申雪因言今兩都九列強半無

人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選擇而使者祇此起廢一途今憲成尚在田間已嬰羅罔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塞之矣尋進大理少卿以憂去泰昌元年起太常卿光宗既崩議升祔文衡請祧睿宗曰此肅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誼且睿宗嘗為武宗臣矣一旦加諸其上禮既不合情亦未安當時臣子過於將順因循至今夫情隆於一時禮垂於萬世更定之舉正在今時疏格不行未幾卒贈工部右侍郎文衡天性孝友居喪斷酒肉不處內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喬遠字穉孝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

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為王喬遠力爭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而朝鮮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誤致國人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喬遠即以聞因進累朝馭倭故事帝頗心動而星堅持已說疏竟不行坐累謫廣西布政使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不起光宗立召為光祿少卿移太僕王化貞駐兵廣寧主戰喬遠畫守禦策力言不宜輕舉無何廣寧竟棄天啓二年進左通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劾之喬遠言書院上梁文實出臣手義當并罷語侵童蒙進光祿卿

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戶部右侍郎致仕崇禎二年起南京工部右侍郎給事中盧兆龍劾其衰庸自引去喬遠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爲名山藏又纂閩書百五十卷頗行於世然援据多舛云其與寶寧主禪喬陳伯友字仲恬濟寧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甫拜命卽劾罷河南巡撫李思孝俄論鄒之麟科場弊宜勘奄豎辱駙馬冉興讓宜置之法楚宗英雄蘊鈔良吏滿朝薦王邦才等宜釋已又言陛下清明之心不幸中年爲利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財匱民艱家成徹骨之貧人抱傷心之痛今天下所以杌隉

傾危而不可救藥者此也又言李廷機去國操縱不出上裁至外而撫按內而庶僚去留無所斷決士大夫意見分岐議論各異陛下漫無批答曷若盡付外廷公議於以平曲直定國是乎帝皆不省熊廷弼爲荆養喬所訐伯友與李成名等力主行勘旣又陳時政四事言擬旨必由內閣昨科臣曾六德之處分閣臣葉向高之典試悉由內降而福王之國之旨亦於他疏批行非獨褻天言抑且貽陰禍法者天下所共默國公沐昌祚請令其孫啓元代鎮已非法矣乃撫按據法請勘而以內批免之疑中有隱情御史呂圖南改提學此爭爲賢彼爭

為不肖盍息兩家戈矛共圖軍國大計福王久應之國
今春催請不下數百疏何以忽易期疏亦留中尋以艱
去及服除廷議多排東林遂不出至四十六年以年例
卽家除河南副使天啓四年屢遷太常寺卿治少卿事
楊漣劾魏忠賢伯友亦偕卿胡世賞等抗疏極論明年
十二月御史張樞劾其倚附東林遂削奪莊烈帝卽位
詔復官未及用而卒成名字寰知太原衛人祖應時南
京戶部員外郎以清白著成名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
授中書舍人擢吏科給事中疏陳銓政失平語侵尚書
趙煥俄請釋累臣滿朝薦言朝薦不釋則諸璫日肆國

家患無已吏部侍郎方從哲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
并及其子恣橫狀從哲求去帝不許是時黨人日攻東
林成名遂移疾歸家居五年起山東副使天啓初遷湖
廣參政入為太僕少卿四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魏忠賢以成名為趙南星所用因所屬給由犯御諱
除其名為巡撫止八月士民祠祀焉崇禎改元召拜戶
部右侍郎以左侍郎專理邊餉京師戒嚴改兵部帝召
對平臺區畫兵事甚悉數月而罷卒於家
董應舉字崇相閩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廣州教
授與稅監李鳳爭學傍墻地鳳舍人馳騎文廟前繫其

明史卷三百四十二 列傳 三十一
馬用是有名遷南京國子博士再遷南京吏部主事召
爲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告歸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
年閏四月日中黑子相鬪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
時遼東撫順已失應舉言日生黑眚乃強敵侵凌之徵
亟宜勤政修備以消禍變因條上方略帝置不省天啓
改元再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二年春陳急務數事極
言天下兵耗民離疆宇日蹙由主威不立國法不行所
致帝以爲應舉知兵令專任較射演武已上言保衛神
京在設險營屯遂擢應舉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理
天津至山海屯務應舉以責太重陳十難十利帝悉敕

所司從之乃分處遼人萬三千餘戶於順天永平河間
保定詔書褒美遂用公帑六千買民田十二萬餘畝合
閒田凡十八萬畝廣募耕者畀工廩田器牛種濬渠築
防教之藝稻農舍倉廩場圃舟車畢具費二萬六千而
所收黍麥穀五萬五千餘石廷臣多論其功就進右副
都御史天津葛沽故有水陸兵二千應舉奏令屯田以
所入充歲餉屯利益興五年六月朝議以屯務旣成當
廣鼓鑄乃改應舉工部右侍郎專領錢務開局荊州尋
議給兩淮鹽課爲鑄本命兼戶部侍郎并理鹽政應舉
至揚州疏請釐正鹽規議商人補行積引增輸銀視正

引之半爲部議所格應舉方奏析而巡鹽御史陸世科惡其侵官劾之魏忠賢傳旨詰讓御史徐揚先遂希指再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應舉好學善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家好興利捍患比沒海濱人祠祀之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舒城知縣擢工科給事中吏部推鄭洛戎政尚書起張九一貴州巡撫材極言兩人不當用九一遂罷王錫爵赴召材疏論并及趙志臯張位再請建儲豫教又爭三王竝封之謬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劾罷南京尚書郝杰徐元泰經略宋應昌惑沈惟敬力請封貢材乞斬應昌惟敬不報志

臯位擬旨失當材抗疏駁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華門災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時政缺失帝愠甚以方修省不罪吏部推顧養謹總理河道材論止之兵部將大敘平壤功材力詆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濫敘其冬復率同官言成憲不當爲祭酒馮夢禎不當爲詹事劉元震不當爲吏部侍郎帝積前怒言材屢借言事誣謗大臣今復暗傷善類乃貶三官餘停俸一歲會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材遂歸里不出光宗卽位始起尚寶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卽乞歸天啓中起南京通政使卒崇禎初贈右都御史

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寧國推官徵授南京御史大學士趙志臯弟學仕爲南京工部主事以贓敗南京刑部因志臯故輕其罪議調饒州通判吾弼疏論竟謫戍之奏請建國本簡閣臣補言官罷礦稅不報山西巡撫魏允貞爲稅使孫朝所訐吾弼乞治朝欺罔罪廣東稅使李鳳乾沒奸人王遇桂請稅江南田契吾弼皆疏論其罪時無賴子蠶起言利廷臣輒連章力爭帝雖不盡從亦未嘗不容其切直雷震皇陵吾弼請帝廷見大臣講求祖宗典制次第舉行與天下更始尋復言陛下孝敬疏於郊廟惕厲弛於朝講土木盛

宮苑榛蕪遍殿廷羣小橫中外正士困囹圄閭閻以礦稅竭郵傳以輸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縣以徵求困草澤生心衣冠喪氣公卿不能補牘臺諫無從引裾不可不深察而改圖也未言禮部侍郎郭正域疾惡嚴居已峻不可以楚事棄先是楚假王議起首輔沈一貫陰左右王以正域請行勘嗾其黨錢夢臯輩逐之去舉朝無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獨抗章申理而御史林秉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請詳勘且言王旣非假何憚於勘吾弼秉漢遂爲一貫等所惡會夢臯京察將黜遂訐秉漢爲正域鷹犬語侵沈鯉楊時喬溫純秉漢坐貶

貴州按察司檢校而夢臯得留郎中劉元珍論之反獲
譴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夢臯因力詆一貫亦忤旨停
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召爲大理
右丞齊楚浙三黨用事吾弼復辭疾歸熹宗立召還屢
遷南京太僕卿天啓五年爲御史吳裕中劾罷秉漢字
伯昭長泰人按廣東亦再疏劾李鳳旣謫尋移疾歸卒
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諡忠貞
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蒲圻知
縣補安肅甫四月擢吏部驗封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稽
勲郎中乞假去天啓四年趙南星爲尚書起爲文選郎

中甫視事魏忠賢欲逐南星假廷推謝應祥事矯旨切
責南星時與推應祥者員外郎夏嘉遇非光前也光前
抗疏爭之曰南星人品事業昭灼人耳目忽奉嚴旨責
以不公忠臣竊惑之選郎諸曹領袖尚書臂指南星所
甄別進退臣實佐之功罪與其乞先賜罷斥亦被旨切
責未幾以推喬允升等代南星忤忠賢意削侍郎陳于
廷及楊漣左光斗籍光前又抗疏曰會推尚書于廷主
議臣執筆謹席橐待罪遂貶三秩調外任光前操行清
嚴峻却請謁知縣石三畏賊私狼籍得與援將授臺諫
光前出之爲王官其黨咸側目明年光前兄右布政使

光緒治兵遵化為奄黨門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竝以
忤奄去見稱於世崇禎元年起光祿少卿不赴三年起
太常已進大理少卿累疏乞休及家而卒
贊曰朝政弛則士大夫騰空言而少實用若陳邦瞻畢
懋康翟鳳翀董應舉尚思有所建立惜不逢明作之朝
故所表見止此耳蕭近高洪文衡諸人皆以清素自矢
白瑜論鄭氏獄能持平固卿貳之錚錚者歟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壽等奉

敕修

趙南星

鄒元標

孫慎行

盛以弘

高攀龍

馮從吾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
行廉平稍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
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
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左都御

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

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論躉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於是給事中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幾獲譴給事中王繼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正志竝助南星詆春開且發時來仰庇洪憲讒諂狀春開氣沮然南星卒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鑰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鑰甥文選員外郎呂廕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臯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

僚非法得旨南星等專權植黨貶三官俄因李世達等疏救斥南星爲民後論救者悉被譴讎亦去位一時善類幾空事具讎傳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爲任天啓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謹他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浙江巡按張素養薦部內人材

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先是巡方者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竝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尋代張問達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卽公正無如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司卽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貲緣將行取

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嘗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弟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贊見南星麾之去嘗竝坐弘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齟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

居相饒伸王之案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側目滋欲去南星給事中傅櫬以維璉改吏部已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紊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漣劾忠賢疏上宮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邸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龍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爲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旣得旨而御史陳九疇

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於文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語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竝下部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置要地小人競進天下大柄盡歸忠賢矣忠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諭必目爲元凶於是御史

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竝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鼎相等十四人竝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爲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奪縉紳禍益烈尋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臯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

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竝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毅櫬呈秀廣微九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尚友志夔俱名麗逆案爲世大僂焉辭條斷益然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遊卽有志爲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

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爲災民有駕蒿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旣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

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獸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謫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

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爲荊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荊州城北沙市地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荊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居正素與厚萬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尚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

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
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災元標復上
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
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
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謂元標
刺已怒甚降旨譙責首輔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
其姻學謨亦心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
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
瘼八事疏幾萬言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宗纁請用元標
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

爲言帝怒詰責纁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
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譙讓元標居南京二年移疾歸久
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
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
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
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
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
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
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
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

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蹕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

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柰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

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竝引疾去已言于已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衷尊者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既入都爲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

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訊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奸人闖宮豺狼當路儉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內廷意羣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偕逐元標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

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興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為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諡忠介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遷及忠賢得志三人竝召還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服為忠賢建生祠興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竝麗逆案云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嗜學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亨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

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十
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
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竝切諫
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
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爲侍郎時主之其
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
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論死復錮英嫫等
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鈞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
白其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尚留
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

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復請
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
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
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
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
議改右侍郎李銍於左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
過廷訓因言銍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元詩教和
之慎行隨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
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
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

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啓元年四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弒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橐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己實薦之恐與同罪與臣以爲從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

之實實錄中卽欲爲君父諱不敢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三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後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旣崩而立后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皇祖爲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

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隍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爭臚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當據

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纘右從哲亦曲爲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令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

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未復力言克纘之謬章竝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竝見慎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漉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慎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

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搢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釭名上帝卽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盛以弘字子寬潼關衛人父訥字敏叔訥父德世職指揮也討洛南盜戰死訥號泣請於當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爲發兵討斬之久之舉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吏部右侍郎與尚書陳有年左侍郎趙參魯共釐銓

政母憂歸以篤孝聞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諡文定以
弘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天啓
三年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起故官協理
詹事府卒官明世衛所世職用儒業顯者訥父子而已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
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
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
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
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
斥一空大臣則孫鑰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

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矣邇
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
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
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
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
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
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
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
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
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

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竝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鑄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

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知先帝症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

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

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知聖諭曰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時從哲輩輿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

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爲惡而攀
龍爲趙南星門生竝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
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義
兒遂撫謝應祥事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
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訐攀龍挾私排
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
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
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
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
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

扃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
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
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
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
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
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諡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
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主操
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
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

院莊烈帝嗣位學者更修復之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閹人修刺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邏偵苞苴絕跡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斃之患如此近頌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

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潔己惠商奸宄斂迹既還朝適帝以軍政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慤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太僕少卿竝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啓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二案從吾

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守仁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

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及爲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拮據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

贊曰趙南星諸人持名檢勵風節嚴氣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詩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謂歟權枉盈廷譴謫相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

蘇封蓋我歸歸休歸人之云古雅國多率悲夫

天平道之收家山詩錄皆休之雅之匠直其湛人歸燠

贊自故南星箭人封谷劍潭風簡遺康五卦跡跡立牌

宮領太子太子歸恭安

史大聖對謝之賦別必行示初贊對詩英卒崇顯財

文為支時野會熱甲無對對無百衣無河詩代雙

騰忠習讀通中融通公昔附詳融人上際嶽素潘資吾

會故南星高擊重出謝夫國數前八清千燈出開平

識四平春味南京許路開安吳精木七百拜工楷尚書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終

